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 曾國

考古发现与研究



科学出版社



# 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了近年发表的以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苏家垄等遗存为代表的曾国重要考古发现之主要收获，以及围绕这些发现组织的专家笔谈、学术研讨会综述等，同时收录历次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这些成果概述了各次发现的主要资料，报道了基于曾国考古资料之上的曾国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对推进曾国考古、曾国历史文化研究、周代封国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适合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者及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03-058841-8

I. ①曾… II. ①湖… III. ①墓葬(考古)-考古发掘-研究-枣阳-西周-春秋时代 IV. ①K87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441号

责任编辑: 王光明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美光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8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7 3/4 插页: 19

字数: 715 000

定价: 2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编 委 会

主 编：方 勤

副 主 编：孟华平 罗运兵

编 辑：陈丽新（执行） 凡国栋 段姝杉 唐 斑

# 序 言

名不见经传的曾国历史是考古发掘一步步揭示的，可以说是对考古学“手铲释天书”的生动注释，这在考古学研究和诸侯国历史研究上也极其罕见。如果20世纪30年代安徽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出土“曾姬无恤”铭文壶，还不足以让人把“曾”与曾国联系起来。那么，到了1966年京山苏家垄“曾侯仲子旂父”铭文铜器的发现、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关于曾国的探究立即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产生了曾随之谜、曾国始封、曾楚关系等诸多学术课题。近年来，随着叶家山、郭家庙、苏家垄、文峰塔墓地及庙台子、忠义寨城址的发掘，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学术课题越来越清晰了：如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发掘，揭示了曾国是周王朝建立之初始封的姬姓诸侯国；曾侯腆编钟的发现，编钟铭文关于曾国救楚昭王的记载与文献对应起来，为解决曾国就是文献记载的随国提供了关键证据；曾侯腆编钟、曾侯钺编钟的铭文关联起来，揭示了曾国从始封之初辅助周王朝“左右文武”到春秋晚期辅助楚国“左右楚王”的历史，为解决曾国、楚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佐证。更为难得的是，继曾侯乙墓被评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后，2011年至2017年，叶家山、文峰塔、郭家庙、苏家垄等遗址和墓地相继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足见这些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

为了推进对曾国考古发掘成果的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除及时组织现场专家座谈会外，还组织了2013年“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研讨会”（湖北随州）和“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北武汉）、2014年“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北京）、2016年“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暨纪念苏家垄出土曾国青铜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北京山）等大型学术研讨会，对曾国考古发现成果进行系统研究。今年正值曾侯乙墓发掘四十周年，现将历次研讨会的论文集出版，谨以此向为曾国考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几代考古人致敬！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博物馆馆长、博士、研究员

方 勤

# 目 录

序言	方 勤 (i)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发掘获阶段性重大成果——一批出土青铜器铭文	
显示应为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	黄凤春 陈树祥 (1)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6)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	方 勤 胡 刚 (11)
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考古收获	方 勤 胡长春 席奇峰 李晓杨 王玉杰 (14)
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
随州汉东东路墓地2017年考古发掘收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市曾都区考古队	(25)
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发掘简报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市擂鼓墩文物管理处	(30)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	(55)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笔谈	(74)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研讨会综述	《江汉考古》编辑部 (82)
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段姝杉 陈丽新 (85)
“随州文峰塔曾侯腆墓”专家座谈会纪要	《江汉考古》编辑部 (91)
“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 恭 (104)
“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暨纪念苏家垄出土曾国青铜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	《江汉考古》编辑部 (108)
随州安居桃花坡一号墓所出起右盘及其对中国印刷史的意义	夏含夷 (115)

叶家山曾国墓地大墓之墓主人身份与曾侯腆钟铭·····	朱凤瀚 (119)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的几点意见·····	杨宝成 (133)
曾侯名犴、狁及“亢”字考论·····	罗运环 (135)
湖北随州叶家山三座西周墓年代的探讨·····	陈贤一 (143)
谈谈叶家山西周墓及其相关问题·····	杨权喜 (148)
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M27墓主为媿姓夫人说·····	孙 岩 (153)
试论叶家山墓地三代曾侯关系·····	韩宇娇 (166)
简论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新出鱼伯铭文铜器及鱼族·····	陈树祥 李 刚 柯秋芬 (173)
随州叶家山出土西周人鸟形玉佩浅析·····	陈 春 胡 刚 (179)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原始瓷器初论·····	郭长江 雷 少 胡 涛 (185)
商周“金反”的发现及其定名·····	凡国栋 (218)
试论随州文峰塔曾国墓地布局及相关问题·····	田剑波 周志清 (237)
随州文峰塔M4墓主人为曾侯郟小考·····	方 勤 (248)
“君此淮夷、览有江夏”与大汉东青铜文化带·····	院文清 (253)
枣阳郭家庙M17出土青铜器座用途探讨·····	韦心滢 (259)
从曾国出土铜簠看春秋早中期的曾楚关系——以京山苏家垄M85为切入点·····	胡长春 宋贵华 (270)
关于曾国的政治中心及其变迁问题·····	黄凤春 黄建勋 (282)
曾侯编年考·····	方 勤 (293)
从曾侯器的分布看两周之际曾国政治中心的变迁·····	胡嘉麟 (295)
周昭王南征与西周早期的曾、鄂、楚·····	尹弘兵 (317)
商周纹饰中剖展表现模式研究·····	韩 鼎 (333)
随州叶家山青铜蟠龙盖甬的风格与工艺及相关问题初探·····	苏荣誉 (345)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东周熏炉——铸造工艺的探讨·····	徐得娜 (374)
镂空青铜器制作技法对照实验研究——以曾侯乙盘为中心·····	丹羽崇史 新乡英弘 樋口阳介 八木孝弘 (384)
曾国青铜器绿松石镶嵌工艺探讨·····	黄尚明 (394)

湖北叶家山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青铜尊M126：7价值揭示与保护修复·····	
·····李 玲 卫扬波 (411)	
东周曾国青铜容器的合金工艺·····	张 吉 (421)
编后记·····	(432)



#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发掘获 阶段性重大成果

——一批出土青铜器铭文显示应为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

黄凤春 陈树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1年1月1日至6月14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圆满完成随州叶家山墓地第一阶段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共发现墓葬65座和1座马坑，除因民房占压的2座大墓未发掘外，其余墓葬都已发掘完毕。所有发掘的墓葬绝大多数都有随葬品，出土陶、铜、瓷、漆木、玉石等各类质地的文物达739件（套），青铜器多达325件。据器物形制特点分析，这批遗物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其中，大量西周有铭青铜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是本次发掘的一个亮点。从多座墓葬出土青铜器上见有“曾侯”和“曾侯谏”的铭文看，比已知的曾侯乙墓要早500余年，说明此处墓地应是与早期曾国和曾侯相关的一处家族墓地，对于深入研究曾国早期地望、曾国史及曾、楚、鄂等古国关系等系列学术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随州叶家山墓地位于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淅河镇蒋寨村八组，南距已发掘的西花园及庙台子遗址不足1千米。2010年12月底，当地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批铜器。2011年1月1日至1月17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到现场调查并对2座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调查和抢救性发掘，确定了此地应是一处新发现的西周家族墓地。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一重要发现高度重视，一方面及时向国家文物局进行汇报，同时制定了详细的发掘方案。在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后，2月18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队”，并进驻工地对叶家山墓地进行全面揭露和科学发掘工作（图版一）。

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工作是在“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有序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分三个阶段逐步开展。首先，建立叶家山墓地的三维坐标点，用全站仪对墓地进行实地测绘。其次，对叶家山墓地进行全面勘探，勘探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共勘探出墓葬80余座，基本上确定了墓地的分布范围。

最后，在重点勘探的基础上，对墓地可供发掘的区域采用探方法进行整体揭露。在发掘区域内共布 10米×10米探方 37个，揭露面积达 3700平方米。共揭露出墓葬 65座，皆为东西向。其中，大型墓葬（长4米、宽3米以上）有10座，中型墓葬（长3米、宽2.5米以上）5座，小型墓葬50座。所有墓葬排列有序，极少有打破关系，显系一处经过规划的墓地（图版三，4）。

发掘显示，由于原地貌发生过多处平整，本次发掘的所有墓葬未发现封土、墓上建筑、墓垣和墓祭等相关遗迹。所有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绝大多数墓葬都有葬具，尽管葬具已朽，但据痕迹可判明为一棺一椁墓、二棺一椁墓和单棺墓。尽管人骨保存状况不好，但葬式皆为仰身直肢，头皆向东，棺内全都有朱砂。大多数墓葬都有随葬品，随葬品全部放在棺椁外的熟土二层台上。少数墓葬有腰坑。部分大型墓葬的坑边发现有 4~6个不等的圆形、椭圆形或方形斜向柱洞。

在所发掘的墓葬中，M2、M3、M26、M27、M65这5座墓葬出土的铜器中都发现有“曾”“侯”“曾侯”“曾侯谏”铭文。其国属显应为曾。根据墓葬规格和出土铭文初步判定，M65可能为曾侯谏墓，M2似为曾侯谏夫人媿氏墓，M27可能为曾侯谏之子白生或其夫人墓。

M2位于墓地的东北部，发掘前墓葬已被盗掘。墓口东西长460、南北宽310、墓口距地表深22~120、墓口距墓底深620厘米，方向90°。墓坑四壁光滑，显系经过加工，但工具痕不太清楚，坑内填五花土，土质较致密，未见夯层和夯窝及包含物。墓坑四边设有熟土二层台，台面高与原椁盖面高相等。葬具置于墓坑底部的中央，但葬具已朽，据痕迹判定为一棺一椁，椁痕东西长260、南北宽178、高120厘米。椁底置2根垫木，垫木槽长250、宽20、深20、间距100厘米。棺置于椁室的正中央，棺痕长190、宽95、高90厘米。棺内尸体已朽，骨架保存状况不好，仅存头骨和部分肢骨，葬式为仰身直肢，墓主头向东。棺底铺有一层0.2~0.3厘米厚的朱砂。随葬器物主要为铜器、陶器、漆木器、瓷器和玉器，大多呈曲尺形放置在东部和北部的二层台上，其中，青铜礼器（图版四，5）、原始瓷器和漆木器放置在东端的二层台上，陶器、瓷器放置在北边的二层台上（图版四，1、2、4），漆木器已朽，但其上可见彩绘痕迹。棺内只放置少量玉器和车马器。青铜礼器的组合主要为鼎（图版三，3）、簋、鬲等，其上铭文主要为“𠩺（曾）侯谏乍（作）宝彝”“𠩺（曾）侯谏乍（作）媿宝罍（尊）彝”。

M27位于墓地中部（图版二，1），是本次发掘的规模较大的一座墓葬，墓口呈长方形，东西长670~680、南北宽490~495厘米。方向100°。墓坑壁陡直、规整，四角圆弧。壁面可见人为修整的工具痕，工具痕宽6厘米，可明显看出为自上而下修整的痕迹，一次修壁长度达10~15、深2厘米。墓坑内填五花土，局部填红黄土或灰白土，填

土经过夯打，夯层厚 15 厘米。夯窝比较密集，直径 3 厘米。土质板结坚硬，包含有少量小石英石块和草木炭粒，墓坑底部四边有熟土二层台。葬具置于墓坑底部的中央，但已朽，据痕迹判定为一棺一椁，椁痕东西长 356、南北宽 220、高 145 厘米。椁底未见垫木痕。棺置于椁室的正中央，清理时，棺头端向北错位，可能是棺在腐烂前因椁内积水漂移所致。棺痕长 240、宽 110、高 90 厘米。棺内尸体已朽，骨架保存不好，仅存头骨和部分肢骨，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棺底铺有一层 2~3 厘米厚的朱砂。随葬器物主要放置在东、南、北三边的熟土二层台上，按质地主要分为铜器、陶器、漆木器、瓷器和玉器。其中，东二层台上主要放置瓷器、漆木器和漆壶铜扣，北二层台上主要放置铜礼器，南二层台上主要放置陶器和漆木器。玉器主要见于棺内。铜器大多保存完好，漆木器全都腐朽，但大多能分辨出个体器形，少数漆器痕上可见有彩绘。一些漆盘内还放置有 2~3 粒小石子。少数铜器和陶器上涂有朱砂。陶、瓷器虽全已破碎，但大多能复原。青铜礼器的组合主要为鼎（图版四，6）、簋、甗、鬲、尊、爵、斝、觚、觶、卣、盃等，其上铭文主要为“函（曾）侯乍（乍）宝罍彝鼎”“疑父（作）宝罍（尊）彝”“鱼白（伯）彭乍（作）宝罍（尊）彝”“白（伯）生乍（作）彝函（曾）”等。

M65 位于墓地的中东部，墓口东西长 502、南北宽 350~362 厘米，墓底长 484、宽 318~326 厘米。墓口距地表深 30 厘米，墓口距墓底深 596~600 厘米。墓口四角各有一斜向柱洞。墓坑壁陡直、规整，壁面可见人为修整的工具痕。工具痕宽 8 厘米，可能属耒（或铤）之类的青铜工具，在墓壁上采取自上而下的修刮方式，留下的工具槽痕长 35~40 厘米、槽横深 2 厘米。墓坑四角的拐角处亦有工具修整痕，修整角度约为 45°，工具槽痕长 30 厘米。墓坑内回填五花土，局部填黄色黏土及灰白土，质地致密，包含少量小石英石块，未见夯层和夯窝。墓坑椁板面的四边设有熟土二层台，二层台台面铺有一层灰白土，二层台高与原椁盖面高相等。葬具置于墓坑底部的中央，葬具已朽，据痕迹判定为一椁两棺。棺痕东西长 290、南北宽 196、高 124 厘米。椁底置 2 根垫木，垫木槽长 240、宽 20、深 4 厘米。棺置于椁室正中央，分外棺和内棺，外棺痕长 246、宽 160、高 70 厘米，内棺长 194、宽 80~86、高 20~40 厘米。棺上有条状红黑相间的漆痕，推测外棺、内棺均施彩绘。棺内人骨已朽，但骨架痕迹清晰，头向东，葬式为仰身直肢。内棺底及人骨架上铺有一层 1~3 厘米厚的朱砂。随葬器物主要放置在墓坑东边、南边二层台上及棺椁内。质地主要有铜、陶、玉、漆木、瓷等。其中，青铜礼器为七鼎四簋（其中一方鼎）放置在西南角二层台上；青铜兵器放置在南部二层台上（图版二，2）及椁室内南侧；酒器如爵、卣、尊和漆木器及 2 件玉器（玉戈、玉圭）主要放置在墓主人头端的东部二层台上；陶器和原始瓷器放置在东北角二层台

上；铜钺、铜面具、铜錡和车马器置于椁室内；玉佩饰置于内棺墓主人之上及四周。铜器大多保存完好，原始瓷器、陶器大多破碎（图版四，3），漆木器、皮制品多已腐朽。青铜礼器的组合主要为鼎、簋、甗、鬲、尊、爵、罍、觚、觶、卣等，其上铭文主要为“侯谏乍（作）宝彝”“甶（曾）侯乍（作）田壶”“侯用彝”等（图版三，1、2、5、6）。

为了保证考古发掘的质量，在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中，除严格按国家文物局新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工作外，还采用了一系列相关科技手段来辅助获取和记录田野考古信息资料。在发掘工地设现场实验室以保障对出土文物的应急保护和处理，同时对出土的铜器、漆木器、竹器进行现场原位加固和整体揭取，对出土器物上的附着物、腐蚀物及土壤等进行现场采样和化学分析。同时，使用三维扫描技术记录和复原古地貌及埋藏过程，采用热气球和航模遥控飞机对全发掘区域及外围环境进行全方位的空中摄影和摄像。

与以往工作不同的是，本次发掘还努力做到三个同步：对墓葬所获的遗物进行同步整理，通过室内整理所获最新成果，用来指导田野考古发掘；开展汉东西周封国与文化、曾（随）楚鄂厉等关系、青铜器的产地、西周原始瓷的来源等相关学术课题的同步研究；对以叶家山墓地为中心方圆10千米范围内进行区域系统调查，以判定叶家山墓地的存在背景。通过区域系统调查，在叶家山墓地周围又新发现了9处商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其中，以已知的庙台子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最大，面积达30万平方米，地面调查和局部勘探显示，有城墙、壕沟和大型建筑基址等遗迹，可能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重要古城。叶家山墓地与庙台子遗址相距不足1千米，初步判定，叶家山墓地的主人当与庙台子遗址有关，庙台子遗址或可认为就是西周早期曾国都城之所在，但这一推论尚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证实。

















关于其价值与意义。勘探和发掘证明，随州叶家山墓地是一处保存完整的西周早期高等级贵族公墓地，墓地保存完整。这一墓地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体现了西周姬周文化的特性，时代早且明确；二是出土铜器丰富、完整；三是多数铜器都有铭文，国属应属曾。上述若干特征已初步显示出这一墓地的重要性及所具有的重大学术价值。

第一，叶家山高等级贵族墓地的发现是20余年来在湖北的首次，就墓地的规格和规模而言，在江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都是最为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有目的地揭露西周高等级贵族的同期墓葬，以及所见墓葬的保存之好、出土文物之丰、时代特征之明确都为湖北过去考古发现所仅有。

第二，本次科学发掘所获大量的西周陶器、铜器和原始瓷器等器物群，不仅保存完好，而且组合和共存关系明确，是研究湖北汉水流域西周文化的重要标准性器物群，丰富了西周年代学研究的实物资料库。

第三，对西周曾国研究将是一个重大突破。自曾侯乙墓发现后，长期以来，有关曾国问题的讨论不绝于学界。有关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未成定论，大多数学者认为曾国是在西周晚期周灭鄂后立国的，叶家山墓地西周早期所见铜器铭文表明，西周早期不仅有曾国，并已称侯，已经发掘完的M65是所见大墓之一，与之伴出的还有铜钺和铜面具等反映高等级身份的重器，推定其极有可能就是西周早期的曾侯谏墓。说明曾国早在西周早期就已在汉东地区存在并已称侯。

第四，大量成熟的、品类齐全的原始瓷器屡现于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将有助于解决原始瓷器的产地问题。长期以来，原始瓷的产地也是学术界存在分歧的问题之一。湖北过去发现的原始瓷不多，且器类单一，这次集中发现的批量原始瓷器将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物证。

第五，本次发现的青铜器大多有铭文，已知铭文总字量达400余字，铭文内容除常见的一些西周早期的族氏文字和方国名外，也见有大量过去所不见的人名。对于排定墓地的世系及与其他方国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已见有的族氏文字有16种之多，主要有（匡）、、（羹）、（冉）、、（鱼）、（守）、（戈）、（南獸）、（吳？）、、、亞嬭、（亞離）、（束）、（束）、。说明在西周早期，曾国与这些族氏或方国都有往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古文字为过去所不见，丰富了古文字学的字库。

第六，为汉东方国的研究提供了最新材料。汉东西周方国格局素为学术界所重视，近年来一批批青铜器在汉水一带出土，特别是随州羊子山鄂侯铜器群发现后，关于古鄂国的地望问题已渐趋明朗。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器群的再次面世，说明西周早期曾、鄂应是同时并存于随州的两个古国。从铜器出土范围看，西周早期曾国并不大，似应仅局限于随州的漂水流域，但随着鄂被周消灭，姬姓曾国迅速地扩展至汉北及河南新野一带，成为替代鄂国的名副其实的汉东第一大国。结合昭王南伐楚荆的诸多铜器铭文分析，叶家山这批铜器具有重要的辅证作用。同时，对已面世的诸多昭王伐楚青铜器铭文中的“在曾”“在曾、鄂师次”等系列铭文，都可以重新进行诠释。

附记：本次发掘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文物局、随州市人民政府等各级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原载《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12日）

#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于2010年底发现，2011年1月至6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勘探和发掘，揭露面积3700平方米，发掘63座墓葬和1座马坑，出土了大批西周早期文物，资料公布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关注，被评为2011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为尽可能完整地获取叶家山西周墓地的资料，避免珍贵文化遗产遭到破坏，2013年3月26日至7月26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叶家山西周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本次发掘严格按《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在发掘现场设有现场文物保护实验室和科技考古实验室以保障对出土文物的应急保护和处理，对出土的铜器、漆木器、竹器进行了原位加固和整体揭取，对出土器物上的附着物、腐蚀物及土壤等进行了现场采样和化学分析。发掘自始至终都使用了三维扫描技术和管理平台记录所有的墓葬资料。同时，为使文物考古界和公众及时快捷地了解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情况，中央电视台、湖北卫视、《湖北日报》等多家媒体分别对发掘工作进行了多场现场直播和新闻报道，取得了向公众宣传和展示科学考古发掘的良好效果。

本次发掘历时4个月，由于发掘区域为大片现代建筑垃圾，不利于保留探方隔梁，故发掘采取整体揭露的方法，共揭露面积约5000平方米（图版五，1），发掘77座墓葬和6座马坑（图版一一，1），出土铜、陶、原始瓷、玉、骨等质地的文物1300余件（套）。现将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 一、墓葬形制

此次发掘的77座墓葬，除2座大墓（M28、M111）带有墓道外，余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所有墓葬皆为东西向，未见打破关系。墓坑坑壁皆陡直、规整，全都经过修

整，工具痕极为明显。部分大墓的墓边可见有4~6个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斜向柱洞。坑内填褐黄色五花土，土质较板结，但未见夯筑。在所发掘的这批墓葬中，大型墓葬（墓口长度在5米以上）4座、中型墓葬（墓口长度在3.5米以上）12座、小型墓葬（墓口长度在3.5米以下）59座，所有墓葬都有葬具，尽管葬具已朽，但朽痕清楚，大致可分为一棺一椁墓和单棺墓两种，其中M28和M111发现有彩绘棺。人骨大多保存不好，从保存较好的部分墓葬的人骨看，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绝大多数墓葬有随葬品，随葬品皆放置于椁外的熟土二层台上。

M111位于基地的中部，是整个墓地中最大的墓葬，墓口东西长13.08~13.48、南北宽10.1~10.28米，基底东西长8.08~8.22、南北宽5.58~5.96米，墓口距基底深9.1~9.26米，在墓坑的西部带有一长方形斜坡墓道，墓道上口长4.9~5.28、宽3.18~3.56米，下底斜坡长6.8、宽3~3.26米，墓道深0.2~1.68米，坡度22°（图版五，2）。墓坑周边共有8个斜向柱洞，其中墓坑的四角各有一大型的斜向柱洞，东边生土堆北侧1个、南边生土堆东侧1个、北生土堆东部2个。墓坑四周设有2级台阶，距墓口0.05~0.2米深处设第一级台阶，阶面宽0.2~0.54米；距墓口1.6~1.8米深处设第二级台阶，阶面宽0.32~0.56米。葬具置于墓坑的中央，葬具已朽，椁痕长4~4.2、宽3、深1.68米。由朽痕知，椁墙板是由6块边长0.25米的方木垒成，椁底设有垫木两根。内棺重数已无法判定，内棺棺痕长2.3、宽1.4米，从残存的内棺朽痕看，原内棺上应施有红色彩绘，纹饰为卷云纹。棺内人骨已朽，但骨架痕迹清楚，头向东，葬式为仰身直肢。棺底铺有朱砂，朱砂厚0.1~0.2厘米。所有随葬器物均放置于椁外的二层台面上。二层台面宽度不一，南北二层台分别宽1.26~1.4、1.32~1.66米，东西两边二层台面分别宽1.64~1.86、2.24~2.38米。通过清理，可明显看出，在放置随葬品之前，二层台面上原铺有竹席。近二层台四壁贴壁满置长方形漆盾，形成一周盾墙。木质盾牌已朽，但在墓坑的四周保存了大量的铜铎。随葬品的放置较有规律，在北部二层台上主要放置青铜礼器（图版六）、酒器和水器，其中，青铜礼器、酒器和水器都是分类放置在一起的；东部二层台上主要放置漆木器和原始瓷器；南部二层台上主要放置铜兵器（图版七，1）；西部二层台上主要放置铜编钟（图版七，2）和少量铜兵器。椁室主要放置车马器和玉器（图版八，1）。另在椁盖面0.5米以上的填土中自上而下大面积地填埋有大量的各类铜车马器。

M28位于叶家山墓地的东北部，东距M27约12.1米，南距M111约8米。开口于耕土层下，打破生土。方向100°。墓坑平面呈不大规整的“凸”字形，分为墓道和墓室两部分，全长10.3米，距地表0.3~0.4米。墓室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西窄东宽，基底略大于墓口。墓室上口东西长7.4、南北宽5.7~6米，墓室底东西长7.2、南北宽5.5~6.2米。墓口至基底深9.2米（图版八，2）。墓室北、东、南三边共见有7个圆形或椭圆形



柱洞，均向墓坑内倾斜。其中，北壁3个，东壁1个，南壁3个。柱洞豁口皆斜向墓室，洞深约2米。墓道位于墓室西端，为斜坡墓道，平面呈梯形，西（前）窄东（后）宽，坡度45°。墓道口东西长2.9、西部宽1.3、东部宽2.6米。墓道底长4.1、西部宽1.3、东部宽2.5米，墓道深2.8米。墓道内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较致密，未见夯层、夯窝及包合物。由于墓道较短，似为象征性的墓道。墓室东部中端有一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椭圆形盗洞，盗洞长1、宽0.4米，盗洞下挖5.5米处终止，未盗掘至底。

墓室及墓道壁斜直、规整，显系经过加工，工具痕较清晰。坑内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土质较致密，并夹杂零星碎石，未见夯层和夯窝。墓坑四边设有熟土二层台，其填土与墓坑填土相同，二层台面高与原椁盖面平齐。葬具置于墓坑底部中央，已朽，据痕迹判定为一棺一椁。椁痕东西长3.6、南北宽2.1、残高1.5米。东西两端挡板出椁0.1米。椁底有垫木痕迹，东西两端各横置一根。东部垫木痕长3.4、宽0.9、深0.1米，西部垫木横长3.4、宽0.8、深0.1米。棺置于椁室正中，棺痕长2.7、宽1米。棺上有红色彩绘痕迹。棺内人骨保存差，仅存2枚牙齿和两根下肢骨，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东。棺底铺有一层厚0.5~2厘米的朱砂。墓底未见腰坑。

随葬器物主要置于二层台上，部分置于棺椁间和棺内，还有小部分置于椁室上或其填土中。按质地主要分为铜器、陶器、玉器、瓷器和漆木器。其中，北部二层台上主要放置青铜礼器，并发现尊、爵、提梁卣等青铜酒器放置在一长方形漆案上（图版九）；东部二层台上主要放置青铜兵器、漆木器；南部二层台上主要放置原始瓷器（图版一〇，1）和青铜车马器。另在墓坑填土和椁室内发现较多的车马器，推测随葬的车为分拆后置放在墓中。四边二层台靠墓壁处均放置有长方形的漆盾牌，西部二层台上可辨其形状的有3块，盾牌上均有红色彩绘，纹饰可辨为卷云纹，其上附有铜铎。椁室内主要放置车马器和兵器。玉器均放置在棺内。铜器保存完好，漆木器多为朽痕。椁上填土中有较多的车马器，其中，在南壁西端贴壁并列放置有2个木质车轮（图版一〇，2），从层位看，也应为椁上填土中的物品。

已发掘的中、小型墓葬皆为长方形，无墓道，大多环绕在大型墓葬的周围。其间还分布有少量的未成年人小墓。小型墓葬一般较浅。这些中、小型墓葬墓坑规整，坑壁都有加工痕迹，包括一些未成年小墓在内的绝大多数墓有为数不等的随葬品，其葬俗与大型墓相同。

## 二、马 坑

共发现马坑6座，分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其中方形的2座、长方形的4座。大多集中于分布于大墓的周围。方形马坑一般较浅，保存较差，随葬马匹数只有2~4匹。长方形马坑一般较深，保存相对完好，随葬的马匹数在8~10匹。K5、K6和K7为本次



发掘所见最大和保存最为完好的3座长方形马坑，分别位于M111和M28的西部。其中K5东西长4.5、南北宽2.76、坑口至坑底深2.35~2.41米，方向102°。坑内葬8匹马，马自东向西排列规整，头皆向南。K6坑口长5.1、宽2.8、坑口至坑底深3.7~4米，方向194°。坑内葬马数及马的排列与K5同。K7坑口长5.5、宽4、坑口至坑底深4.4米，方向96°。坑内葬马10匹，马头大多向南，个别马头稍有错位。从马骸观察，所有马都是杀死后埋葬的。经对所有葬马进行现场鉴定，马的年龄大多为5~14岁的成年公马，只在K5内发现有2匹3岁的未成年公马。从平面关系分析，K2、K5、K7应归属于M111，K6应归属于M28。其他马坑的归属尚待进一步整理研究。

### 三、随葬器物

绝大多数墓葬都有随葬品，共出随葬品1300余件（套），质地主要有铜、陶、原始瓷、玉、漆木等。铜器数量最多，且大多保存完好，器类主要有编钟、圆鼎、方鼎、分裆鼎、圈足簋、方座簋、鬲、甗、觚、觯、解、斝、爵、卣、壶、弓形器等。个别铜器上还加施红色彩绘（图版一一，2）。经现场观察，部分铜器上有铭文，铭文内容主要为曾侯、曾侯谏和曾侯烝（？）及一些族氏或方国铭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族氏或方国铭文是2011年发掘所未发现的，曾侯烝（？）也是本次发掘新见的一个曾侯名。编钟是本次发掘的一个重要发现，一套5件，包括1件镈钟和4件甬钟。编钟保存完好，应是目前我国西周时期所见年代最早、出土数量最多的一套编钟。

陶器大多出土于中小型墓葬，器类主要有鼎、簋、鬲、尊、甗、壶等。陶器尽管保存不好，但大多可复原。

原始瓷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器类主要有尊、豆、瓮、甗、壶等。

漆木器虽已朽，但大多可辨器形，以案、俎、觚、豆和盒为主，部分漆木器上可见彩绘。纹饰主要为卷云纹、鱼纹，少数漆木器上还见雕有仿铜器兽面纹的花纹。漆木器大多平置于二层台上，一些漆案上原本就放置成组的青铜酒器，对判定漆案的用途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部分漆木豆的豆盘内放有1~3粒天然小碎石。

玉器主要出自于棺内，大多为组玉佩饰。器类主要有璧、环、柄形器、簪、璜及各种动物形玉佩等。

### 四、主要收获

叶家山第二次考古发掘是继2011年发掘后又一次较大规模地对该墓地的揭露。本次发掘不论是所获遗物还是墓葬数量与规模都超过了第一次，对揭示和深入研究汉东西周早期曾国历史有着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有以下几点。